

## 水門

一年中會有一兩天，天空下起份量極重的雨水，因為只有那一兩天，地球的角度剛好讓冷氣和熱對流形成一道水門，只要偏差一點，水門就不存在。他這一刻感到某一處開了一個洞口，在這個洞口裡，他無意間窺見一切始末，那是個既定的事實，他不曾停止掃視一群群到處遊走，滲入各個角落的面孔，為的就是準備要見到一個終點，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女人，一個可以讓他甘於接受一切虧缺的至高價值。

## 的洞口

黃國峻 著

# 水門的洞口

(原名：林建銘)

● 黃國峻／著

聯合文叢 287

## 水門的洞口

作者／黃國峻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執行副總編輯／鄭粟兒

編輯／郭慧玲 劉韻韶

美術編輯／鄭子瑀

校對／魚蘭 郭慧玲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ms4.hinet.net](mailto:unitas@ms4.hinet.net)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3年8月 初版

定價／160元

copyright © 2003 by Huang Kao Ju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水門的洞口／黃國峻著.  
初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 2003〔民92〕  
面；公分. --（聯合文叢；287）

ISBN 957-522-440-X（平裝）

857.7

92013460

# 編輯前言

鄭栗兒

這是青年小說家黃國峻出道以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唯一的一部。

在二〇〇三年SARS於台灣開始蔓延的四月著手撰寫，也許更早些時就已經在心底反覆思索醞釀，直到二〇〇三年六月二十日他離開時，電腦存檔顯示第五章第六頁，未完，總字數四萬六千多字，與他原本預計全書十萬字完成，尚差一半。

這部未竟的長篇小說，是國峻每天以一至兩千字馬拉松賽的長跑方式進行的，原名，六月十二日我們一場午餐聚會，他首度給我看這份長篇小說列印稿時，曾提及：「也可以用男主角的名字『林建銘』來做為命名。」並稍微說明一下主題及大概，是關於一個平凡男人的三種愛慾類型所衍生出來的情節。

當時在翻看文稿的第一瞬間，我由衷地發出讚賞，覺得很有一種往下閱讀的興味，而且流暢的行文及細微而富哲理的筆觸，似有一番不俗的格局，我同國峻說道：「非常之好看！但為什麼男主角要取名林建銘？且為什麼要是一個出身中下階層的男人？」

這個疑問的理由是：這樣個賣菜出身背景的男主角，是截然不同於國峻的出身背景，而他如何去揣摩這個角色的心理層次令我好奇。

這點根據國峻當時的解釋是：「林建銘」是坊間最通俗的名字，代表著一個平凡的男人，而這男人因為如此的低下出身，使之徘徊與分別代表靈性、肉慾及實際的三個女人時，或者人生往上爬升時，能特別彰顯出其內心的衝突與差異。

原本國峻想寫到年底交稿付梓，屆時再具體討論小說內容及書名，國峻走後的第三天，我自黃春明老師手中取回此書書稿，每晚深夜細細閱讀一章，驚嘆於國峻駕馭文字的能力已到相當爐火純青的地步，不僅擺脫了過往所謂翻譯文學的束縛，同時能以直見真心的感性敘述，呈現一個說起來其實是滿孤獨而悲傷的林建銘的故事。

書中的每一字句，落在我感傷的心間，像雨一般，嘩嘩啦啦地，為他易感的青春、早逝的生命而泫然。比方說：

站在十樓這一大面遠眺著淡水黃昏的落地窗前，他生平頭一次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沉思中。逆著光的飛鳥形影灰暗，像是穿梭時光而來，昔今同在。「View」真不錯，他想。視野、風景、覽望，他被這些字的意思帶到了一種新的心境中，有一點像是化身成爲另一個人，無數他在買賣時遇過的人們如一群螞蟻般，不斷沉默地將

他一塊塊搬走，他的時間不斷被用掉了，不管怎麼用，而這個「*time*」便濃縮著他全部的經歷，以致一望著它時，會覺得是在借用一個高超的大眼來看。

他必須儘早說出一切，讓對方能夠儘早判斷，是否還要坐在一旁，或者再也不要見面，否則就等於隱瞞了一些事。可是如果晚一點再說，也許很多原本人家不能接受的事，會變得能夠接受。睡醒後又躺了一個鐘頭，一點精神也沒有，他後悔昨晚去找陳怡君，如果再遲一陣子，就一定不會被拒絕。都怪自己太急躁，不，他認為自己並不急躁，因為他已經忍耐十幾年了，要是再多忍耐一天，很可能就會永遠喪失活躍的能力。他必須在自己產生慾望時，立即不顧一切地去滿足，而非一次次消滅慾望，以自殘為榮，他心裡悲傷而憤怒，彷彿死亡是種值得去肯定的貢獻。

她發現自己其實一直沒有真正的主見，只是在學別人那令人羨慕的模樣，假日擠進連鎖咖啡店裡讀著報紙上的政治經濟分析，自認成熟，結果只是活在薄薄的一層表面上，一段時間後就被帶到另一個地方。也許自己根本不是這個料子，卻硬是不認輸，讓事物不斷反覆。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反省，但最後總是相信這次可以徹底改變，脫離窠臼。她不知道怎樣當好自己的主人，似乎總是希望能由別的主人來引領，她不認同自己的相貌，排斥自己的語言，貶抑周遭的客觀現實，終至自戕殆

盡。不是這塊料子。她想，也許自己和從前在市場賣菜的林建銘是一樣平凡的，而每一本從前讀過的書，只是轉移了她的注意力，讓她自命不凡。

從忍耐重複到厭煩重複，渴求改變的念頭纏繞著林建銘，情慾只是一種表現的出口，真正纏繞林建銘（或者纏繞著另一女主角陳怡君）的糾結之處，是在平凡與不凡的對比，假面與內心的乖舛矛盾，現實與願景的難以一致——輕盈文字承負著沉重內涵，如同國峻簡雅而又濃郁的油畫風格。我不知道他彈琴時，是否也這樣，淙淙彈奏出一則龐然的生命史。

令我感到更奇異的氛圍是，整本書巧妙串演出一種急迫的時間感，彷彿非如此不可的命運軌則，不能再等待。將讀者拉往與林建銘同一處境，也化身成為林建銘，既要急切地知曉他的困境及往後，同時無意間也觸及到自己人生的困境，竟然如陳怡君（書中女主角）所說，我們都是另一個林建銘。其扣住人性心理的精準度，絕非國峻自謙「尚在練習寫作」而已，他早已獨樹一格，具有大將之風。

最後書名的確定，是依照我和國峻往來默契而定奪的，在一次次閱覽他這部長篇時，我心底與之對話：「一定有一個最理想的名稱會出現的，當它出現時，我知道你會給我靈感。」我很有信心。所以在之前《聯合報·副刊》提早發表此長篇的首章局部時，仍然以「林建銘」為題名。



後來的這一段文字：「一年中會有一兩天，天空下起份量極重的雨水，因為只有一兩天，地球的角度剛好讓冷空氣和熱對流形成一道水門，只要偏差一點，水門就不存在。他這一刻感到某一處開了一個洞口，在這個洞口裡，他無意間窺見一切始末……」像光一樣閃爍我的腦海。

忽憶起國峻離開時的那天下午，台北突如其來下了一場好大而怪異的雷陣雨，似乎真是開一道通往宇宙核心的「水門的洞口」，國峻可能藉由此洞口去到天空世界，變作一顆永恆的閃亮之星。所以，因這啓示，我很確定這該就是國峻所要的書名，也與他一貫的隱喻風格契合。

生命總是如此地不可思議，有時像首詩，有時像則寓言，有時像個玩笑。不同的人、不同的書籍也因某種神秘不可測的推動力量，而自有其不可思議的命運。

這部我們以為戛然而止、未竟的長篇小說，其實仔細再詳看，也覺得結束在剛好而完整之處，留下耐人尋味的餘韻，迴盪於空白，讓人在某一瞬思想停頓、抬頭仰望或者等待電梯的間歇片刻，自心深處突然不經意地冒出，「啊！國峻。」

# 《水門的洞口》導讀

梁竣瑾

以短篇小說創作步入文壇的青年作家黃國峻，對寫作抱持的態度，是同輩作家中極為少見的。他不僅以創作為唯一職／志業，更不斷地在作品的形式與風格上，尋求各種不同的嘗試。從二〇〇〇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度外》迄今，不到三年的時間，已有四本書問世，每一部作品都在其寫作史上，標示出不同於以往的新座標。這部未完的長篇小說，雖然來不及完成，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作家在這個階段中，持續其對創作的專注與尊重態度，與希望在文類與風格上力求突破的努力。長篇小說的出版，為其寫作史上再添另一個迥異於前的新座標，同時也讓作家的寫作才華得以再度公諸於世。

儘管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但我們仍然可以將它視為一部完整的作品來閱讀，或者也可以採用作家在自述其創作經驗時曾提到的一種閱讀方法：「設想如果自己是作者，接下來會怎麼寫？」（注）事實上，作品是否具備多重解讀性，也是一種評價的指標。而這部長篇小說，除了「未完」本身所形成多重解讀的可能，小說人物性格的多重

性，與人物間的錯綜關係，也讓這篇小說解讀空間更加寬廣。在此，筆者願意提供個人閱讀的體會，以作為讀者閱讀的參考。

這篇小說共計五章，前四章作家刻意以八頁為一個章節的段落，第五章只寫到第六頁，而且也沒有「第幾章完」的結束語，除了可由此斷定小說未完成外，題目未定，與偶爾出現的同音異字，都顯示作品仍在初稿階段。小說時間設定在男、女主人翁從交往到分手約一年多左右，穿插了一些兩人成長背景の片段。男主角林建銘の父親過世後，不久便中斷學業，專心協助母親賣菜的工作，其後輾轉換了幾個都與食物有關的工作，三十三歲這一年收入開始穩定，便從東部回到台北，自己當起老闆開一家小吃店，收入漸豐加上其節儉的個性，財富累積快速，甚至得以在淡水河邊置產，過著不需要上下班的生活。然而他的內心並不因生活的安定而不再有煩惱，或許是長久以來的生活壓力，讓他一直無法與女性正常交往，於是渴望親近女性的傾向，成為事業小有成就的林建銘的頭號困擾。好不容易在四十歲這年，與小他一歲長相平凡卻有過不少交往經驗的女主人翁陳怡君邂逅，兩人維持著尚稱穩定的男女關係，然而在交往一年之後，卻因為女方終究受不了林的性無能而宣告分手。

兩人的分手可視為小說的一個轉折點，此後小說的敘述明顯分成兩條線，分別再延伸兩人的故事。陳、林兩人分手後各自過著不同的生活，雖然偶有幾次的聯絡，但大多只是禮貌上的問候。曾有一度林建銘提出重頭來過的要求，但卻因陳已與美國人史睿儀

交往，而失去兩人復合的可能。在這期間林建銘到過一個名為「盧氏劇場」的私人劇團觀賞過三場戲，劇團裡美麗的要角楊施，讓林建銘深深著迷。然而楊施卻在演完了《推理學校》這齣戲後離開盧氏，兩人並未有正式的交往。不過在林建銘心裡，楊施已經化為一個女神的完美形象，並對她充滿想像。他渴望和楊施在一起，甚至跟隨劇團來到東部一個叫檳園的修鍊營，做一些餐廳裡的瑣事，這樣的舉動，他自己認為是「一趟跟蹤」，因為愛戀而願意去追隨著她那渺茫的身影。不過儘管他對楊的愛如此神聖，但生理上對女體的渴求，仍不斷拍打著他的身心，於是他再度來到色情場所，在那裡等待女孩的過程中，林建銘為心中對女性的渴望與表現在外的禮貌行為兩者所形成的落差困擾不已。在苦惱之際作者安排了一個女人進來，不過小說只有寫到這裡，究竟這個女人會不會改變林建銘的命運，或是只是過場的小角色，也許細心的讀者可以從小說中對人物心理細緻的刻畫中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另一方面陳怡君在和史睿儀的交往過程，也不斷穿插在以林建銘為主體的敘述中，陳的富裕成長背景，並沒有帶給她多大的自信，反而十分在意他人的眼光，她渴望自己有所改變，希望那總無法持久的工作與愛情能夠穩定下來，但兩者似乎都不能盡如其意，不僅家具行的工作無法繼續，朋友介紹的工作又招致私吞款項的誤解，感情上似乎已有理想的寄託，但林建銘到家裡找她的事情被史睿儀知悉後，讓這個傾慕中國文化的美國人有了再結新歡的念頭。此外兩人的房事都在男方的主導下進行，也許陳的慾望被

這個男人所解放，然而這卻不是自己之手，完全只是被動的接受，小說的敘述者說：「她得到了這個男人，同時她卻也失去了自己。」至此那些困惑、負面心性與幻想，仍如影隨形。

就情節的布置來說，愛情似乎是這部小說的主題，然而它並不只有愛情。小說不時推敲都市人心理和生理的各種問題：存在的疑惑、人際關係、孤獨、異性的渴望、性的渴望、婚姻……等。在小說的進行中，偶爾會出現作者對這些問題的見解。筆者以為這些是探索作者思想的重要線索，倘能結合作者以前的作品加以整合，或許可以拼湊出比較完整屬於作者個人的思想圖像。

至於男主角林建銘的性格刻畫，可說是小說相當成功部分，包括他的孤獨、富同情心、節儉、敏感、不安全感、被動、自卑、保守、渴望女體等等。服膺佛洛依德理論的人也許會認為林本身的性格決定了他的命運，然而筆者認為環境的影響在他身上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幾個林建銘與人群接觸的場景中，他內心的恐懼陌生、不安全感，在他無法與人順利交談，或匆忙離開的外顯行為中表露無遺。而對黃皮膚的本地人，也有一些來自作者或小說人物的批評，像是用化學毒劑捕魚的行為、剝奪鄰居享有寧靜權利的失和夫妻等。我們不難看出，在他所生長的環境裡，充滿了他無法適應的種種，他的個性傾向不能說與這樣的環境毫無關係，當我們再對照小說一開始的外國沙灘場景後，將赫然發現個性拘束、愁苦的林建銘，原來還是會受到外在氣氛的影響而展露難得的新

鮮神情。只是這種愉快的心情，還是會在他多愁易感的性格中被消解掉一些，這讓人聯想到吳爾芙《歐蘭朵》(Orlando) 中懷抱著莎夏的歐蘭朵，那又滿足又愁苦的神色。

這種既快樂又擔心失去快樂的兩種情緒反應，導引出作者在小說中不斷辯證的一種二元對立的思想，這種對立在小說的人物身上，或是敘事者的敘述上，經常無法統合，就如同天秤的兩端始終無法取得平衡的狀態。像是：林建銘心理對理想女性的渴求與生理上對滿足性慾的渴望；陳、林兩人急於擺脫原有的習性與深陷固有的窘況；最善良的人往往是最凶狠的人；想逃離孤獨而孤獨卻是唯一可信賴的人……等。「窮極而反」或者說老子的「物極必反」在小說用各種不同事例得到詮釋，只不過這原為道家解釋人生的哲理，卻讓林建銘、陳怡君甚至敘事者陷入苦海難以掙脫，讓小說散發出一種悲苦的氣氛。

接觸過黃國峻《度外》短篇小說集的讀者，大概很難享受到一口氣讀完的快感，難讀的原因包括情節的薄弱、人物性格的不鮮明、西化的語言、時空的跳動快速以及敘事觀點的游移等等，不過這些造成閱讀速度趨緩的因素，在作家自覺改變之下，開始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轉變。事實上，從第二本小說集《盲目地注視》開始黃國峻就開始嘗試經營具故事性的小說，而在第三本小說集《是或一點也不》中，這種改變的意圖更為顯著，不過真正將以前的寫作習慣做大幅度顛覆的，仍屬這部長篇小說。包括：人物的命名的在地化、人物性格的鮮明化、環境描寫的客觀化到情節的緊湊化等等，都不同於早

先的作品。閱讀障礙雖被減弱不少，不過屬於作家個人氣質的敘述特質還是遺留了下來。於是敘事觀點的跳動、時空的交錯變動，仍然造成讀者閱讀上的困難，不過這種閱讀的障礙，卻也幫助了讀者培養文本細讀的閱讀習慣。此外，由時空的不明確性，導致第一章的沙灘場景不知放在哪個時空座標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不大，但卻影響了整個小說的結局。如果說這是發生在陳、林兩人分手後，那或許可以解釋成兩人歷經試煉後得到圓滿結局，但如果是在兩人分手之前，那麼兩人改變自己的渴望，終究無法實現。最後請允許我提醒讀者們，放慢閱讀的速度，用心體會經營出的城市氛圍與各種細微的情緒感受，或許這遠比知道結局是什麼來得重要。

注釋：

◎袁哲生採訪整理〈不在場的證人——黃春明、黃國峻對談小說藝術〉，《自由時報·副刊》二〇〇〇年三月四日。

# 水門

# 的 洞 口

## 目次 contents

- 005 編輯前言……………鄭栗兒
- 011 導讀……………梁竣瓘
- 019 第一章
- 051 第二章
- 083 第三章
- 115 第四章
- 147 第五章
- 171 黃國峻生平創作年表……………黃國珍·梁竣瓘／整理



聯合文叢

287

# 水門的洞口

(原名：林建銘)

● 黃國峻／著